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
潘光旦日记



潘乃穆

潘光旦
潘乃和
编 著



群言出版社
Qiyuan Press

潘光旦日记
THE DIARY OF PAN GUANGDAN

潘光旦 著
潘乃穆 编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潘光旦日记 / 潘光旦著 ; 潘乃穆, 潘乃和编 . —
北京 : 群言出版社, 2014.11
(民盟历史文献)
ISBN 978-7-80256-646-0

I. ①潘… II. ①潘… ②潘… ③潘… III. ①潘光旦
(1899 ~ 1967) —日记 IV. ①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9644 号

责任编辑 陈 佳

封面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·齐立娟
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(100006)
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读者服务 010-65262436 65276609

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17 插页 8

字 数 457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646-0

定 价 70.00 元

 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前 言

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，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。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、实践民主精神、尊重思想自由、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。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，可谓群贤毕集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黄炎培、张澜、沈钧儒、杨明轩、闻一多、李公朴、梁漱溟、史良、胡愈之、楚图南、吴晗、费孝通……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、开阔放达，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“奔走国是”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教育、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，将平等、民主、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在那苍黄翻覆、陵谷变迁的大时代，在那风云变幻、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，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，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，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他们为历史的进程，为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；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为中国的民主、繁荣奋斗了一生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；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，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

现实意义。

在和平盛世的今天,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,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、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,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,出版了《民盟历史文献》丛书,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、缅怀先贤,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、臧否人物,更重要的是: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,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;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;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;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、与时俱进的需要;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《民盟历史文献》丛书的出版,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。

《民盟历史文献》编委会

编者说明

作者的日记共有四种。《图南日记》作于抗日战争爆发后,从留守清华园而离平南下到达长沙为止。作者曾将其编为《优生与抗战》一书的附录发表过,另存有自题的手稿本。抗战中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写有日记,但已毁于“文革”。

仅存《苍洱鸡足行程日记》,刊载于《自由论坛》第1卷第3、第5—6期(1943年4月15日、8月30日)。《存人书屋日记》起始于复员清华园之后,止于1950年春,中有长期间断,原为作者自编手稿本。1961年至1965年有完整日记,原无名称,合编为《晚期日记》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编者说明 / 1

图南日记(一九三七年) / 1

前记 / 2

日记 / 9

苍洱鸡足行程日记(一九四三年) / 27

存人书屋日记(一九四七年—一九五〇年) / 49

一九四七年 / 50

一九四九年 / 113

一九五〇年 / 157

晚期日记(一九六一年—一九六五年) / 171

一九六一年 / 172

一九六二年 / 252

一九六三年 / 334

图南日记
(一九三七年)

前 记

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芦沟桥事变突发。自八日至二十七日，敌人军运日繁，备战日亟，而冀察当局，意向不一；和战不定，对中央号令，亦始终在若迎若拒之间。大学教育界及文物机关同人不忍缄默，日必会食聚谈，谋所以促当局猛省之道，寒螿之鸣，亦殊无裨实际。及二十七日，敌人要求宋、秦等退出平津，于是战议始决，而事已不可为矣。二十八日上午一战而北，下午主将出亡，二十九军全部南撤至长辛店，犹复诡作捷报，通国播传，用为放弃北平之掩护。

余本拟于七月中旬南行，先赴沪主持北大清华两校联合新生考试，再到赣参与庐山之会；值梅校长先期南行未返，校务冗杂，时局又日趋恶劣，一再延缓；至二十六日，始摒挡入城，将于夜车成行，而廊房忽报不守，平津交通断绝；二十七日上午，犹拟乘飞机赴青岛，再转上海，亦卒未果；下午，战议既定，战局展开，为学校前途计，亦自不容远离；弗斋与约，暂留城内骑河楼同学会，为校中探传消息。二十八日下午，犹与逵羽、良钊^①二兄往秦市长公馆询问前方胜利实况！至晚八时，真相暴露，一时犹未敢为同寓师生告。是夕电话交驰，精神隳败，终宵不曾合眼。

二十九日上午，连日聚会之教育界同人皆悄然出走，不知所之。余亦于晨光熹微中离同学会，至^②实秋寓，相对若楚囚对泣而已。旋

① 手稿此二字为“勉仲”。查良钊，字勉仲。

② 手稿此处有“内务部街”字样。

同至宣外晨报馆看斯敏，并探时局急转直下之详况。又至各重要城门观察一周，见秩序尚好，除警察胸章似已易“维持会”字样外，余与平日不异；敌兵亦尚未进城。

下午，决归校省视。实秋为雇一相熟之汽车，设不相熟，此际自万不宜^①作出城之尝试。途经二十九军大本营之西苑，顿呈人去楼空之象，只二三拾荒者踟躕其间；不满一月以前，余不尝在此为四千受训之大中学生讲“民族与武备”一题乎？今“武备”安在；“民族”又将焉往？一时悲从中来，为之饮泣不已。至校，西大门半闭，校警上身皆不穿制服；自大门至南院桥头，闲人三三两两，若有所觊觎；同人挈眷向城内移徙者，正陆续出发。芦沟桥事变以来，校长住宅成校防会办公处，余直趋而入，则庶务科同人方在书房搬运什物，箱翻篋倒，秩序甚乱，私念敌人未取我子，我已不得不自毁其巢，不禁放声大恸。旋至办公楼，知蕝斋亦以连日聚会出头之故，已于清晨至它处暂避，校务暂由正之、芝生维持；芝生本居城内，至是派车接归。（二兄于前此教育界中人活动，以限于每校二人故，未曾参加，前途或较易于应付，故有此定义。至其它校务会议中人，校长、岱孙、一樵，皆赴庐山之会未返，一樵本将休假，不作归计，校长阻京，岱孙阻津。）

至是余亦归。知午前败讯证实后，全校精神解体，顿入混乱状态，而因工役校警全体走领储蓄金之故，一时戒备尽弛，园外莠民，乘机闯入，西院住宅，有被劫者；幸赖福田、正宣出而竭力镇压，未酿更大祸变；余入校时道旁所遇之闲杂人等，皆伺机未得而犹未甘散去者也。至校警制服半卸，则为避敌机注目故，实出福田意，至是，余语福田即令穿上，为应付莠民计，纸老虎盖有万不宜戳穿者。至晚，秩序始复，但全校已呈十分萧索之象。

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，西直门紧闭，仅敌人及西籍人可以出入；盖西北郊尚有未及退却之二十九军散兵与反正在之冀东保安队，敌兵正忙于搜击，“维持会”与敌人两方俱雅不欲其窜入城内也。蕝斋

① 手稿此字为“肯”。

暂避期间，校事多不接头，余亟欲速其归来，曾三次尝试进城，皆归失败。第一次为三十日，至黄庄，被敌兵阻止折回；时海淀一带满布敌兵，貌若在休息中，实则正作搜击保安队之准备，设余等前进至西直门而终不免于折回者，则将适逢其会，前途必有不堪设想者；涛每^①之女仆与鸣岐^②之厨子，是日几遭不测，即一例也。第二次已逾黄庄而南，终亦废然而返；黄庄派出所巡警有横被杀戮者，所前陈尸八九具，望之惨然。第三次居然进抵西直门口，但终不得入，仅与佩弦通一平安电话而返。于时农事试验场驻有敌骑兵，时向街头巡逻盘问，借用电话之警察所亦雅不欲我等逗留过久。

八月五日以后，城门始渐开放。初每日只开四次，由“维持会”之警士司之；时敌兵已有少数入城，其一部分即分派在各城门警视。及南口战役开始，西路军运日繁，势必穿城而过，西直门始竟日不闭；于是出入者必经检查，其严密之程度，视前方军事之利钝而差。较后，则更视便衣队活跃之程度为移转。美富行之公共汽车，旋亦在意大利旗之下，恢复行驶。检查虽严，西郊虽始终不靖，师生员役出入虽亦颇频繁，幸迄未发生重大事故。女生唐必安，携《大众知识》一类之刊物进城，曾被拘留盘问约三小时；余仆智奎，为介唐表嫂送一包袱进城，事前询表嫂之意，未先一究其内容，及检查，忽发见无数信件，因亦遭扣留盘诘至数小时之久，幸信件皆平安家报，否则稍涉嫌疑，此仆性命即不保矣。学校小汽车出进则较自由，但余亦曾数数下车。

自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四日，除因公私事务进城十余次，并曾在城内寄宿前后约有十日外，余皆在校中居住。正之、芝生，则因须提前南下，于九月初即离校。葑斋于城门开放之日亦即返校，至九月十四日始与余相约同时离校。此一月半之中，就公事言，大约可分为二时期。第一期内，校务会议中剩馀之四人日必晤聚一室，办半

① 手稿此处为“陈涛每”，即陈铨，时为清华大学教授。

② 手稿此处为“赵鸣歧”，即赵凤喈，时为清华大学教授。

日公事，夜则在校长之住宅与其它留校同人相见，并展读路透社消息，听取无线电播音；陷虏以后，犹不至沉闷抑郁以死者，赖有此耳。如此者适为一月。至八月杪，保管办法既经决定，保管人员亦既产生，于是校务会议中人名义上始告卸，正之、芝生因得摆脱，应召南下，而余与蒨斋亦只须在幕后稍事策划，无复逐日办公之必要矣。

余初住南院世昌弟处，与蒨斋住宅望衡对宇，逮后最冷落时，南院中硕果仅存者，即为余等守大门之二家，余则张家之犬，李家之猫，赵家之鸽子鸡雏而已；猫狗无人饲养，则皆就食于我，每当饭罢，后门必有踉跄之影，厨下必有咆哮之声，皆是也。至第二时期，则相约迁居后工字厅东西两客室；至十四日悄然出校时，床头卧具，书桌陈设，举未移动，盖不欲作无谓之张扬也。于时绿荷未尽，丹桂初开，好景一年，于斯为最，设非南中电召，真有流连不忍去者。

此一月半中，心绪虽劣，书本生活则始终未辍。有三四事差可纪述。一为聚五六年来所作之短篇优生文稿而编次之为一集，曰《优生闲话》，凡百六十九篇，约二十万言；拟定为《人文生物学论丛》之第四辑，仍交商务出版。二为将《笔记小说大观》一书中剪贴而得之资料，分类编订，得二十余册。三为将此书再度快览一过，择尤剪存；此书本不拟保留，经两次爬梳以后，即归散失，亦不甚可惜矣；全书五百本，至九月中旬仅及一小半而止。四为对“巍科人物之血缘研究”一题，续有所获，计有清一代五百六十额中，入我网罗者，至此已达二百数十额，即约得百分之四十。

堂上于去年秋季由余侍同到平，一年以还，起居尚称顺适；事变发生后，亟欲送其回南，初拟俟余因公南行之便，伴送至京转沪，因循不果，至七月二十边，淳弟将免票寄到，始于二十二日就道，同行者有文英母子，昌弟护送至津，仆智奎则随车至京，一路照料。八月五日，得智奎自津来信，七日智奎自津归，始知堂上一路平安，方觉放心；智奎则因战事搁浅在津，又适依其兄居河北区，受惊不少，幸终亦安然归来。大哥及文英于七月底均有信发出，均至八月下旬始到。堂上于七月三十日即转沪，则余到湘后始确知之。

七月二十八日晨，敌机大举轰炸西苑；同日午前，二十九军与敌战沙河，炮弹有落入园内者；于是全校震惊。同人眷属初皆集中科学馆与图书馆之最下层，至晚，全体议定于次日晨由平绥路退大同太原。余眷^①则更拟自太原趋卫辉，至华丰纱厂董亨衢伯处，曾以电话征余同意。芦沟变起，亨衢伯与前鼎兄嫂均曾来信约眷属到彼暂避，雪中送炭，弥可感激。既而知平绥晚车即已不通，只有作罢。二十九日晨一度混乱时，室人曾率诸儿到朗润园郭绍虞兄处暂驻，下午，复回寓，检取必需服用之物后，始入城，与伯伦一家同寓东四报房胡同景钺兄住宅，时景兄嫂避暑威海，犹未卜归计也。余是日回校时，本可返寓与家人一晤，惟一时风景全非，怆怀不已，卒卒未果。后被阻西直门时，欲由电话传达平安两字，亦未如愿。至五日城门开放，始获相见，别虽经旬，恍如隔世矣！回首十年以前国民革命军取淞沪，蕴藻滨大桥被毁，余困守政治大学，未得与家人通问一探休咎者，亦几有一周之久；抚今追昔，事若一辙，为之怆然。

留守之一月半中，校园外枪炮声未尝一日间断。初则有敌人对保安队之肃清战，大率在校园以南；后则有敌人与便衣队之游击战，初亦在南，后渐由东移而至北，而德胜门监犯之越狱实为之滥觞。车站有敌兵四五十人常川驻守，天丰煤栈屋顶且设有炮位，故劈拍声更频作。附近农民，颇有因便衣队嫌疑而被杀者。便衣队初亦颇骚扰，化学馆墙外之水磨村，即圆明园全盛时伶官眷属所居之地，曾被劫至两三次。村中居民十九为校工家属，至是皆移入园内暂避；闾无一人之西院住宅，一时顿复旧观，但稍有能力者终亦向城中陆续移徙以去。圆明园与迤东之大石桥曾一度为便衣队渊藪，多时至三四百人，中有散兵、流氓、越狱犯、共产党徒、东北学生等，前因左倾关系被学校辞退之某火夫确亦在内指挥。后敌人侦知，以轻机四架合力轰炸，亦殊无甚结果。余是日适入城，未得目睹，昌弟则曾清切见之，谓当敌机低飞掷弹时，颇若即以清华为目标也者；两园仅一墙之隔，自不

① 手稿此处有“与伯伦一家”字样。伯伦，雷海宗先生，时为清华大学教授。

免有此印象。惟一月半中所遇声响,就余一人之经验而言,当以七月三十一日之地雷轰炸声为最大。是日敌人将东门附近之路轨炸毁,余与正之适在秘书处办公,仓卒间颇疑大楼中炮,为之逡巡者移时;后工役在新南院余住屋后检获长约四五寸之碎轨若干段,始恍然于巨声之由来;碎段之一存昌弟处。正之宅后之电线为一碎段打断,新南院电话为之不通,后始终未能完全修复。

敌人于此时期中,对文化机关尚能尊重,对我校似更能力避骚扰,不知是何缘故;意者彼或以为我与美国之关系仍为二十年前之旧,而不能无所顾忌欤?然其对我人有形无形之辱侮亦正不一而足,平绥轨道未修复时,其运输车穿越校园而过,即走沿河马路,由东西大门出入;同人谓此殆无异腰斩!其随军之翻译等,率多久居我国之浪人,曾数度到校滋扰,有名石原者竟擅到会计科索看账目,查问存款,真可云肆无忌惮。幸此佗所属之部队旋即它调。继之者为以一岩根部队,纪律较好,收取校卫队枪枝时,曾出收条一纸,谓事平后归还!职员同人在东门外饭店进食,值敌人搜索便衣队,有被侮辱者。最可痛之一事为庶务科农事股司事杜君之被害。杜君家居车站附近,每晨必进园办事;九月上旬某日,敌在城内捉差,将送往南口工作,途经清华园,车行甚缓,跳车图逃者甚多,杜君行经其地,被认为脱逃之一人,即惨遭毒手。杜君本为校工,因勤勉升司事,母老子幼,身后景象极惨,当日发见其遗体者,即为其七旬老母!后校中与以六个月之薪金,聊示追恤。余欲为叙死难经过,便它日就地立石,用垂久远,仓卒南行,至今未果;容俟农事股主任石让斋南来后再图之。

七月二十六日余离家将南行时,曾语室人,设有变故,即率诸儿走避,余书可勿问,第取余手录书目一册,留日后纪念可也。后余回校之第三日,始得间将先世遗墨及家谱旧稿等,汇装一筐,于第一次进城时送存报房胡同寓所。及智奎自津归,始属其将全部藏书,逐日

装存，一星期始毕，共二十八箱；先行护送入城妥藏，徐图南运^①。忆明社屋后屈翁山送顾宁人诗，有“飘零且觅藏书洞，慷慨休听出塞歌”之句，竟若为今日我辈咏也！其它比较重要之物品，则于校方保管办法确定后始陆续搬运入城，余所珍爱之连理葫芦自在最先移存^②之列。

学校保管办法与人员确定之数日中，南中一再有电报到津，并由在津之企孙兄转平，称北大、南开与我校已决定在湘合组一战时大学，促同人南下；无线电播音亦有同样之消息传来。于是同人集议，促正之与芝生二人先行，其它教授及一部分比较高级之职员则稍缓亦可陆续图南。天津青岛两地，并指请专人暂驻，任通讯与招待之责。芝生、正之用是于九月七日离平，十一日离津，属第一批。余与弗斋及昌弟于十四日离校，十六日离平，二十日离津，约当第三批。至余追叙此图南经过之今日，教职员同人到湘者已逾百人，仅就教授数量论，已占十分之九；同学分批南来者，亦且达七百人之谱。当此金瓯破缺之余，犹能聚首一堂，维一缕弦歌于不绝，亦不幸中之大幸矣。平郊校产，在正宣、健君、凤笙、温德等五十余人苦心维护之下，一时当亦可告无虞。至家人睽隔，天各一方，情固可伤，事非得已，犹幸交通虽梗，音问可通；如天之福，敌人鉴于我民族实力之不可侮，国际正论之不可拗，及时悔祸，还我河山，则团聚之期，当亦不远也。

① “先行护送入城妥藏，徐图南运”句手稿文字为：“商之美籍教授温德先生，请其伴送入城，并即寄存其水月庵八号之住宅中；其同情心与爱护文物之意，令人感佩”。这批书后来并未南运，在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散失。

② 手稿此字为“藏”。

日 记

九月十六日 晴。六时起身。七时半到东车站,已极拥挤;余仆智奎押行李先到,但未见。与昌弟先购月台票上车;昌弟旋又返站视检查行李经过。头等车中客尚不多,但较好座位已被敌人包去,茶桌上置有卡片,名为预订,实同强占;七月二十九日以来,主客易位,已牢不可破,此犹其渺乎小焉之一例耳。昌弟去约半小时,始与蕪斋同至,智奎亦随到;始知敌人检查行李情形虽极混乱,虚耗时间尚不多,最不堪者为打行李票之手续。行李房以七时一刻开门,至八时许,循例打出之票尚寥寥无几,经查看,方知员司有意留难,借此敲诈,旅客不从后门入贿,彼即不由前门出票。我等行李七件,闻终亦纳额外手续费一元八角,始获打出。蕪斋又谓脚夫亦乘机聚敛,检查时彼亦曾被勒索一元。国难至此,尚有人如此趁火打劫,真可谓别有肺肝。中国若亡,必亡于此等所在,而不亡于武力之不如人。福田来站视我等行。

车于八时三刻开行。沿途有站必停,有至半小时者。永定门为出平关口,敌宪兵登车逐节查看,费时最多;它如丰台、廊房、杨村等站,敌粮械山积,运输特忙,耽搁亦久;其它小站亦大率有敌兵上下。统观全路,盖已完全成为敌人军事工具,其犹许我人乘坐者,一则格于《辛丑条约》,再则亦所以市恩耳。车上便衣之敌人亦多,有嫻习华语者;蕪斋坐饭车中,谓情形亦复尔尔。邻座客某,举止阔绰,对车役时或颐指气使,见敌人则足恭作谄笑,亦略能作日语;从多方面推测,当为北宁路一重要员司无疑。车上无事可做,瞌睡至三次之多;

事先购得隔日《庸报》一份，偶一寓目，聊遣沉闷与免人过于注意而已。

下午五时半到天津老站。下车即紧随大众出站。自月台，过早桥，出栅门收票处，一切如常，了无留难。至票房附近，两旁即见敌宪兵若干，但余亦未见其有何动作，盖一心脱离此种境地，即有亦或不易入目，更不欲多所顾盼，以自寻麻烦也。后蒞斋语余，彼前后行之二旅客即被指出，截留。两旁伺立之敌宪兵，一司指点，一司截留，大抵被指点者必在被截留之列；但亦间有例外，昌弟谓彼亦为被指之一人，而亦安然出站。闻此种办法敌于八月十二日起实行，初时最注意青年学生，被扣者特多，但除盘问与拘禁外，并^①不虐待，终亦释放，拘留最久者约为一月；但后亦无甚选择，大抵除携有儿女之有家人可以幸免外，余皆有被指点截留之危险，即龙锤老者亦非例外。被诘问时，若故作聪明，如以^②学校人员诡为商人等，则辞穷之顷，即为受辱之时，相识之^③某君即曾以此自贻伊戚。

天津负责接洽者为周培源兄；事前并曾指定法租界十号路六国饭店为同人过津寓所，至是即坐该店之接客车到店。甫下车即遇远荣，亦新至者。旋培源亦到，谓适至站相迓，值大桥头过敌兵，到达稍迟，以至相左；稍谈后，约定晚八时到其寓所详商各事。晚饭后，了一来，述其初来时被扣留一小时之经过。

培源寓英租界中街福隆洋行楼上。了一去后，即与蒞斋往访，议定二事，一为同人南行，如须先期领取旅费，须于十月五日前到津为之，过此须到湘后补领；所以为此定义者，缘培源亦须南行，不能久候也。二为南方汇款未到以前，旅费所出，应再向开滦矿务局王崇植兄处商拨。旋即同访崇植兄。回寓已近十一时。

此日旅途尚称平顺，在津友人皆为额手称庆。谓蒞斋与余，虽非

① 手稿此字为“尚”。

② 手稿此字圈去。

③ 此三字手稿为“我校会计科”。